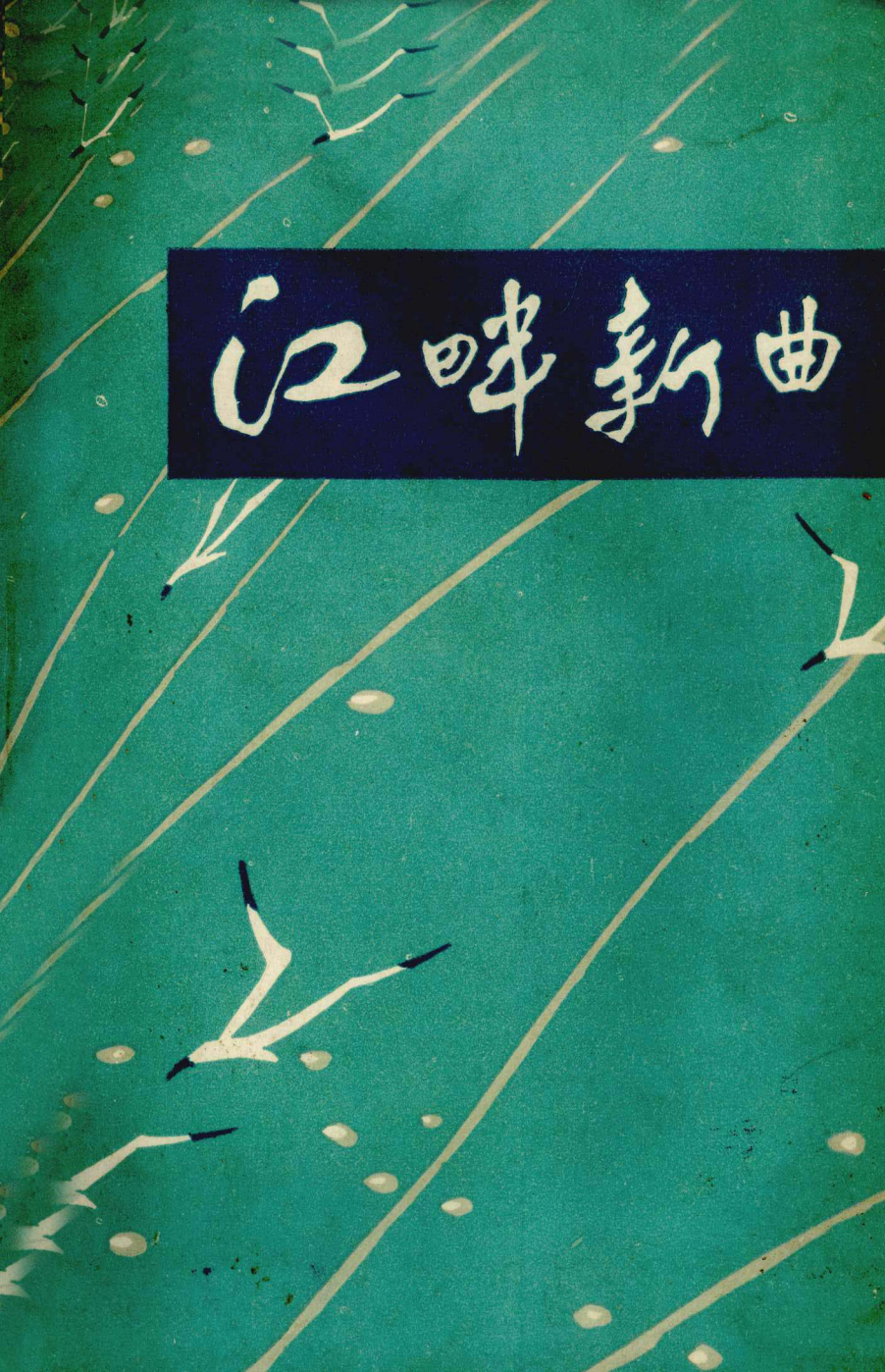


江畔新曲



江 畔 新 曲

短篇小说集

南通市创作办公室编

江 畔 新 曲

李 军

—

这是江海平原上连日阴雨后出现的第一个难得上好的晴天。太阳放射着炽热的光芒，气温开始回升了。天空瓦蓝，万里无云，仿佛连日的雨水冲刷掉了所有积存的灰尘，显得特别明朗和清澈。以修理长航下的分局货运船队的铁驳船为主要任务的江畔修船厂，沐浴着太阳的光辉，沸腾得象一口烧开的锅。

六大船台，一溜排开，上面斜卧着六只庞然大物——铁驳船。围绕着这六大驳船，听呵，大铁锤敲击钢板时此起彼伏的“冬冬”声，小榔头象小鸡啄米般轻击驳船铁锈的“叮叮”声，电焊机急速的“呜呜”声，电焊枪欢畅的“嗤嗤”声，锯木机昂扬的“呼呼”声，机车骄傲的“笛笛”声，江浪拍击船台闸门的“哗哗”声，以及人们习惯于大着嗓门的说笑、争论声……这一切，谱成了只有船厂才特有的那一支浑厚的乐曲。雨后初晴，宽阔的扬子江面上，泛着金色的波浪；船厂内，所有积水的地方都被太阳映照得放出光来。建筑物上，横拉着、悬挂着一条条醒目的大标语：“继承毛主席遗志，听从华主席指挥”、“深揭猛批‘四人帮’，革命生产打胜仗”、“学大庆，做铁人，争贡献，以实际行动响应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号召”……车间前，干道旁，

竖着一块块整齐的大批判专栏，上面图文并茂，每篇文章，都是船厂工人愤怒揭批“四人帮”的战斗檄文！江畔厂里里外外硬是热火朝天，摆开了大干的阵式。

下午三点多，太阳热辣辣地照着。突然，厂里的高音喇叭叫了起来：“郑书记，郑书记，请你马上到办公室接电话，请你马上到办公室接电话！”

片刻，一条铁驳的中舱口上，露出一个人头。随即，一个粗壮的身子轻轻一跃，站上了甲板。他一抹脸上的汗，走过跳板，便朝办公室走去。

来人就是江畔修船厂的代理总支书记郑大江。前几天，一把手老程去五·七干校学习后，郑大江负责主持船厂全面工作。他的步子迈得大而稳健。看上去，约在四十二、三的年纪；高个儿，宽肩膀，厚胸脯；宽阔、刚毅的脸庞略显清瘦，和所有的修船工一样，由于江风的长久吹拂和连续不断的露天作业，脸上呈现出一种紫檀木似的健康颜色；浓眉下的一双大眼炯炯有神，闪闪生辉，放出一种热烈、敏捷的光焰；岁月的风云和思索的习惯，在他那宽宽的前额上耕犁出三道深深的皱纹。此刻，强烈耀眼的阳光下，汗水恰似一层厚厚的油彩，涂得他满脸都发着亮光。他边走边想：今日老何值班，有啥事非得我亲自接电话不可呢？

办公室里，总支副书记何进正在电话机旁来回踱步。他和郑大江年龄相仿，也有着和郑大江差不多的身块。他能实干，也能吃苦，有时还喜欢洋洋自得地的一些小青工面前大摆自己过去如何大干的“龙门阵”。当然，“龙门阵”里少不了郑大江这个重要角色。因此小青工们都知道他俩是江畔厂的“元老”和“有功之臣”。可最近群众拿他们的言行一比较，都说他比郑大江少了点东西。少点什么呢？少一种气

质。郑大江遇到困难眼不眨，眉不拧，大手一挥找群众，创造条件去克服，直到取得胜利。他却不同，往往困难没打照面，就先闷下头来，左掌心托着右臂肘，右手的拇指和食指不停地捏捻着眉心，一股劲地来回踱步。久而久之，便成了习惯。今天，他又出现了这副样子。从那捏眉心的指头有些微微颤抖来看，显然是出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。

“老何，什么事？”郑大江进门问道。

“噢，来啦！”何进抬起头一咧嘴，“分局来的电话。”

郑大江拎起话筒：“喂，你是……分局生产组，好！我是江畔厂郑大江，什么事？……”

什么事呢？何进当然已经知道。他之所以让郑大江亲自来接电话，有两层意思：一、老程走了，他负责全面工作，得尊重；二、这个生产上的大事他无法表态（厂生产组长因病住院，生产组由他临时兼管）。原来，上游江段有一个新近提前竣工的国防工厂，急等油料上马投产。分局油驳紧张，询问江畔厂的“油851”铁驳能否突击抢修，提前出厂。该驳原定中修两个月，前不久工人们写来决心书，保证提前半月完成任务，这个计划已经报给了分局。要是再提前，那可又是半个月呀。这是因为江畔厂船台台基较高，驳船上下水均受水位限制，只有每阴历月初一、月半江里大潮汛来时，才有足够的水位保证下排。何进心里一盘算，要是再提前，那可就是两天以后的日子了。两天，两天哪！在现有条件下，在两天里完成半个月的任務，那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。他原想当即回掉，可又怕事后群众说“片面地强调条件，步子迈得不快”，怎么办？还是撂给郑大江吧。

现在，话筒里对方的声音已经停止，该轮到郑大江讲话

了。他刚要张嘴，冷不防何进一把捂住了话筒：

“老郑，你想怎么表态？”

“你的意见呢？”郑大江笑着反问。

“我？”何进吱唔道，“我看，等等表态吧，咱俩商量商量。”

“嗯。”郑大江点点头。

何进吐了口气，心上的石头落了地。

可郑大江接着说：“老何，这事不光要咱俩商量，我想，应该尽快传达给群众，让大家讨论讨论，然后再定。”

何进心里的石头又悬空了。这任务群众一听还能不接受？现在，他只好硬着头皮掏心底话了：“嗨，老郑，还然后什么呢？我的意见，——回！”

“回？”郑大江眉头一跳，“老何，要回恐怕群众不会答应吧！”

“那……”何进松开手，又捏眉心了。

正当这时，只见一列队伍敲着锣鼓，以极快的速度来到了办公室。一霎时，“冬冬锵，冬冬锵……”欢快激昂的锣鼓声仿佛要把屋顶掀翻。何进又摆手又叫唤：“轻点轻点，停下停下。郑书记正在接分局来的专线电话呢！你们这是……”

王坚一扬鼓槌，锣鼓停了。他挺挺胸，大声回答：“我们请战来啦！”

“对！”众人齐声高喊，“我们请战来啦！”

“请战？”何进一听心中一惊，“请什么战？”

王坚说：“学大庆，迈大步，挖潜力，抢时间，‘851’提前半月完成任务，两天之后下排。让六大船台‘全面开花’！”

郑大江一听心中一喜，心想群众动起来啦，已经跑到我们前面了！便对着话筒说：“请等一下，等一下再通话！”说着放下了话筒。

“我们车间请战……”

“我们车间请战……”

“我们车间请战……”

最后王坚代表青年突击队“请战”，不过这回和以往不同，他在“青年突击队”前面加了“业余”两个字。

“请战”声一声高一声。人群激昂。最后，王坚收起所有的请战书，跨前一步，一个立正，递到何进面前：“何书记，请接下吧！”

王坚的举动，大家是心照不宣的。办公室里一下子变得非常寂静。有人诙谐地无声笑着；大家的视线都集中在何进脸上。

何进怔怔地站着。他万万没想到天下竟有这样的巧事：在同一个时间里，上级来电要求提前，下级请战要求提前。寂静中，他受着难忍的考验：接吧，接过来就得表态，而且只能表坚决支持的态，可这又不是心里话；不接吧，一则众目睽睽，二则老郑就在身旁，能不伸手？何进难住了。展现在他眼前的“请战书”三个大字，仿佛突然间换上了另外三个字——困难表——时间、人力、设备……他终于用足力张开嘴巴连声说：“好，好……”可一双手却迟迟抬不起。

与此同时，郑大江却激奋得满脸通红。怎能不叫他心潮翻滚、热血沸腾啊！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全厂职工这种扬眉吐气、主动请战、要求大干的生动场面，该出现了多少回啊！如今，乘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强劲东风，全厂职工学大庆的心情更迫切，步子迈得

更大，革命的干劲更足，一个新的大干的序幕拉开了！郑大江热切的目光落在何进的脸上，心想：老何啊老何，你为啥迟迟不接呢？现在群众走到我们头里了，在促我们了，他们的行动揭了我们总支的矛盾，这个矛盾揭得好！要把江畔厂尽快建成大庆式单位，关键就在领导班子身上，你我只能头里走，不能老让群众推呀！郑大江终于按捺不住了。他跨前一步，大手一伸，大声说：

“王坚，我来接！”

何进一见，赶忙抬起手，连声说：“好，好，我们接，我们接……”

“哗……”办公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掌声唤醒了桌上的话筒：“喂，喂！老郑、老郑……”

郑大江抓起话筒刚答了一声，对方便赞扬道：“老郑啊，看来你们厂的职工决心大，热情高，干劲足啊！”

郑大江笑着说：“那么，刚才你都听见啦？”

“听见啦，听见啦！哈哈……”片刻，对方打住笑正经道，“郑大江同志，你们厂小、人少、设备差，条件很有限，要在两天内抢修完‘油851’铁驳，任务很重、很重啊！不过，分局信得过你们江畔厂。希望你们充分发挥党总支的战斗堡垒作用，依靠和引导群众，创造条件，克服困难，胜利完成任务！”停一停，又说，“老郑，有什么实际困难提提吧，我们帮助解决。”

何进一听，连说：“对对对！”并伸手要话筒。

郑大江按下他的手，冲着话筒风趣地说：“困难是有，不过，早让先前的一通锣鼓声给吓跑了，哈哈……你就放心吧！”

……请战队伍敲着锣鼓欢天喜地地走远了。郑大江撩开

上衣，推开大窗，眺望船台，心潮久久难平。何进捏着眉心，苦笑着自语道：

“巧，真叫芝麻掉进了针眼里，巧得不能再巧，嘿，同一个时间里……”

“老何，这个‘巧’只是现象，而形势喜人又逼人才是实质嘛！”郑大江欣喜地说，“这就叫领导和群众想到一块儿去了。”

“‘851’提前再提前，这任务压得紧，担子不轻哪！”

“‘人无压力轻飘飘’嘛，这句名言你忘啦？”

“没忘。可……这上压下促的，嘿嘿，咱们这号‘中间人’难做哩！”

“不！”郑大江猛一劈手，“有大庆这个伟大榜样，有铁人的伟大精神，再加上上有正确领导，下有基本群众，什么样的困难也别想难倒咱们！”

“欧，道理我懂哟，可……”何进叹口气又捏眉心。

郑大江望着精神不振的何进，不禁笑道：“老何啊，我是宁叫掌心开茧花，不叫眉心长茧皮。走吧，别捏了，咱们找其他支委研究方案去。”

说着，他大步跨出办公室。何进吃力地跟在后面……

二

呵，又一个战斗的黎明来到了。

鱼肚白过后，绚丽的朝霞一朵朵，一片片，一层层，聚集在一起，越积越厚，渐渐地，映红了整个东天。她借着亮光的法宝，悄没声息地掐灭了天幕上竞相闪烁的群星。天空没有一丝浮云，蓝得象一个无垠的湖面。于是，江海平原上

的田野、村庄、城市、工厂……显出了粗线条的轮廓。大地苏醒了……

如果说，把江畔修船厂比喻成一部永不拉闸的电动机，那么，只要电源不断，它会时时刻刻地尽情欢唱。是啊，人们一旦甩开了膀子大干，谁还能分得清白天黑夜呢！瞧，这会儿离上早班还早着呢，可是，透过乳白色的雾气，在通往江畔厂的一条柏油大路上，只见一辆辆自行车被踏得“呼呼”朝前直蹿；伴着铃声，不时洒下一阵阵的欢声笑语……小伙子，姑娘家，老头子……他们在相互竞赛着，看谁第一个赶到厂里。他们睡不着啊！一颗颗心系在船台，系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……

厂里，船体车前的一块空地上，有一个高大的身影，在不断地弯腿、直腰、挺胸，一把重磅大锤在他手里飞舞着。

“——冬！——冬！——冬！”每锤下去，那种金属受到重击时所特有的隆隆的震耳声，夹带着一串欢快地振荡着的“铿锵铿锵”的颤音，飞过厂房，越过船台，迎着晨风，一直传向很远很远的江面。锤声短促而有节奏。抡锤人拉稳着架式，趁着前一下大锤敲在钢板上反跳起的惯性，巧妙地把大锤拉向身后；突然，双脚象装了弹簧似地轻轻一踮，那大锤便从他头顶上极快地划个圈，又狠狠地猛砸了下去。锤起锤落，呼呼生风；锤锤不偏，准确有力。显然，这是一个老把式。不然的话，那垫在方形枕木上的一块厚大的钢板，是绝不会慑于锤威，那么轻易地听任摆布，作着预定的变形的。他的神情专注。一双大眼紧盯着锤击部位，与锤声响起的同时，他那被朝霞映得通红的宽阔脸膛的两个腮帮上，便习惯地隆起两块方楞紧绷的肉疙瘩……

大汉浑身象有一股使不完的劲，过了好长时间，他才收

了架式。当他微微吐出一口气，眯起眼仔细检查钢板时，冷不防一双大手夺过了他的锤柄，以胜利者的口吻宣布道：

“郑书记，刚才几次不放手，这下该让我包到底了吧？哈哈……”

抡锤人正是郑大江。他扭头一看，见是王坚，便一点指头说：“你可真会钻空子。好，下一个任务交给你吧！”

王坚虽然身为起重组的辅助工，可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，总喜欢象郑大江一样，多学几门手艺。他身子不高，可胸背结实得简直就是一块铁，天长日久，竟给他练出一手好锤。当下，他一拉架式，便要甩锤。

郑大江连忙制止说：“小王，已经敲好了，快找板车把它运走，那边正等着往‘851’上焊哩！”

王坚一看，钢板果真按图纸式样敲好了；细一看，上面一片湿漉漉。呵，汗水！王坚心里一阵激动：春夏秋冬，长年累月，郑书记自觉坚持“三同”，这厂房内外，船台上下，谁能数得清他留下过多少层脚印，洒下过多少滩汗水呀！昨夜，他又是一个通宵没睡。瞧瞧啊，这块“851”上所急需的重要部件，论理要几个冷作工人轮流敲打，可郑书记抡锤赛旋风，汗水摔八瓣，硬是一个人一气敲打好了。一种敬佩、爱护、以至于自责的复杂情绪交织在他的心头，他说：

“郑书记，这么重的生活，你一个人……”

“小王哪，咱们是干群平等，大干人人有份嘛。噢，对了，我这‘编外队员’中午参加你们的清舱战。先向你打个招呼，可别到时候发动群众堵着不让进，啊？哈哈……”说到这里，郑大江快活地大笑起来，停停又说，“另外，你这个队长可别‘军阀残余’老是改不掉，不能光下死

命令，要注意工作方法，要善于引导，注意劳逸结合，懂吗？还有，听说‘锤大王’和‘女高音’为生产闹了点矛盾，照面都不打话了，你可得给他俩‘创造’点条件啊，哈哈……好，去弄板车运钢板吧！”

“是！保证完成任务！”王坚转身就走，禁不住又一次翘起大拇指夸道，“真不愧是咱‘创造条件上’的大干书记！嘿嘿，别瞧是个大块头，可心细哩，人家恋爱都管上了，嘻……”

王坚走后，郑大江象厂里所有干完重活的工人一样，迎着大江，敞开胸怀，张开嘴大口大口地作着深呼吸。

呵，这是何等清新、潮润的空气啊！呼吸着只有江边才特有的这种空气，简直能把人的疲倦一扫全无。现在，郑大江他点上一支烟，深吸一口，又重重地吐了出去。他觉得浑身舒坦，管自让凉爽的江风吹拂着他的胸膛和脸颊。他习惯地张耳静听，举目四望。他对船厂那战斗的生活是多么热爱啊！

朝霞隐退了，太阳升起来了。高大的厂房，毗连的船台，笔直的大道，翠绿的树木……清晰地呈现出来了。这一带江段，郑大江熟透啦！岂但熟透，有些往事简直象火烙一样地留在了他的心田啊！解放前，这里是一片荒滩。一个“杠棒花子”的后代、十二岁仍还穿不上裤子的郑大江，深秋里整天泡在冰凉的江水里挖芦根，带回去让全家人充饥。挖呀挖呀，直到五星红旗插上江滩，郑大江一家才跟着共产党、毛主席挖掉了穷人的穷根。五八年，大跃进的热浪把郑大江卷到这里，参加兴建一个小型的航修站的工作，在火热的工地上，他认识了贫农的儿子何进，两人抬土前后杠，整整干过两个通宵没歇担。汗水结成了友谊的纽带，他俩成了

一对知心的朋友。六六年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，他和何进一起，带头造了一个把持船厂大权的叛徒、走资派的反，坚持革命，坚持生产，把江畔厂的运动一步步推向深入；后来，两人同时被群众推上了领导岗位，又同时光荣地入了党……

郑大江迎江伫立。当他一想到何进，现实斗争又把他的思维带到了眼前。他的脸色变得异常严峻，额上刀刻般的三条皱纹，纹沟就象他面前的大江一样深沉。

昨晚的支委会上，在如何安排这宝贵而有限的两天时间上，郑大江和何进顶上了。郑大江认为，生产仗首先是政治仗。英明领袖华主席制定了“抓纲治国”的英明决策，纲就是阶级斗争，当前，就是要狠抓揭批“四人帮”的这个纲。同时，要组织群众反复学习华主席给大庆油田“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树立的大庆红旗”这个亲笔题词的深远意义，以及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一系列重要文章。只有这样，才能“创造”出最根本、最重要的政治条件，使全厂职工学有榜样，明确方向，调动起所有的积极因素，激发起最大的政治热情和冲天干劲。因此，郑大江提议，立即召开一个全厂性的揭批“四人帮”的大会，把批判“四人帮”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，以此为动力，推动生产的向前。而何进认为呢，眼下时间一分一秒贵如金，得攥紧手里不放松，批“四人帮”都是老东西，只要把大批判专栏换换新就行。郑大江和支委们当即指出：这是举目丢纲，颠倒关系，不是从根本上学大庆。郑大江的提议通过了。批判会上，口号如雷，势盖江浪。工人们不用讲稿，联系本行业的特点和本单位的实际，愤怒揭批了“四人帮”破坏工业学大庆、破坏革命和生产、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滔天罪行。会后，大批判专栏迅速更新了，决心拿下“851”的大标语刷得琳

琅满目，全厂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政治局面。何进看在眼里，听在耳里，也很激动，可心里免不了有点隐隐作痛：四十八小时去掉了我两个半呀！郑大江呢，心里更是免不了要隐隐作痛：老何啊老何，近来你放松学习，又掉队啦！

此刻，郑大江正是怀着这种心情。他想起了老程。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敬佩的“三八”式呀！郑大江清楚地记得，他去干校学习那天，送他到汽车站，他还抓紧时间谈话，热烈讨论如何修改全厂学大庆的规划。一想到老程的话语，郑大江便深深感到了自己的责任。他想，可惜眼下没有功夫去和何进“软磨”，就是“磨”，他心头那块病疙瘩也不一定一下子能磨得掉呀！那么，党总支坚强的战斗堡垒作用怎样在学大庆运动中充分发挥出来呢？郑大江想到了其他支委，想到新近通读完的《毛选》五卷，想到了华主席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的庄严号召，顿时，他额上的三条皱纹漾开了，眼睛变得亮堂了，充满了信心，鼓足了力量！他想，老何啊，咱们就在斗争中弄清思想，加强团结，把党总支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吧！

久久地、久久地，他完全沉浸在一种幸福和渴望战斗的激动情绪里。烟蒂燃手了，他猛地摔掉，随即扑向船台……

何进则不同，他把和郑大江矛盾的焦点归结在工作方法上。这样一来，他就有权利把所有的时间都化在厂里现有的“条件”上了。时间无法考虑了，反正只剩下了四十五个小时，——这给卡死了。昨晚散会后，他跟班干到下夜两点，可回宿舍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。支委会对他有所触动，他想自己是得往“创造”二字上靠靠了。现在各道工序都在伸着手向他要人。眼下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力不足，何进想，其它好“创”，这人可就难“创”了；钢焊的不会动，泥堆的

往下塌，木……去，去他妈的！弄半天还是两个鼻孔不会出气！他扳着指头数了一遍又一遍，眉心给捏了一次又一次，最后终于想出一个“好办法”：可以请县里抽调劳力支持两天。那些技术性不高的粗活尽可以让他们去干。早上一起床，脸没洗就挂电话给临近的一个熟悉公社。对方深表支持，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全公社一小半的重劳力都到海边围滩造田去了。他苦心思索着。直到中午吃过饭，他才想出一个办法，便急急地赶往土船台找郑大江去。

土船台的“油851”铁驳上，青年突击队的一杆大旗傲指蓝天，迎风飘扬。何进找到正在大干的郑大江说：“眼下最大的困难是人力不够，得想办法解决。”

一丝笑纹爬上郑大江的嘴角，他想老何也在动脑筋，积极创造条件了，便点点头，等待下文。

何进说：“我想，为了确保‘851’任务的完成，我们下决心从其它船台抽人吧！”

郑大江沉思了一下摇头说：“老何，‘851’是铁了心一定要抢出来的。但是，其它船台上的人力不能抽！嗨，你别老捏眉心嘛。你想想，光顾了‘851’，而拉下其它船台的进度，那可是不叫‘全面开花’了。‘851’上所有的人都在咬着牙拚命干，你就是派人支持，他们也会给你撵回去的！再说，青年突击队已经拉上去了！”郑大江指指大旗，感动地说，“看见吗？这回可是多了‘业余’两个字！”

所谓业余，就是干完了本班工作，再来连着干一个班以至两个班。何进不再捏眉心了，吐口气，觉得心里一阵轻松。

正在这时，“851”的油漆班长小张找了过来：“何书记，咱们手架缺了，你给调度一下，找一个来吧！”

何进说：“库存没了，你找其它船台借吧。”

“借？”小张 嘴巴翘得老高，“人家正干得欢，我能抽？没脸！”

“那就等一等吧。”何进无奈地说，“就是有青竹子，立等喝要也搭不好呀？”

“你就知道等，要知道共产主义等不来，得创造！”小张起了哭腔。

“哼，口气不小，我何进‘创造’的时候你还围着红领巾在做游戏呢！哼，你……”何进要发大火了。

郑大江忙用眼神止住了何进，对小张说：“别急别急，到台下去看看，咱们一起想想办法。”

铁驳泊在江里，看上去不高，其实是大肚子闷在水里。要不，“851”一船能装得下八百多吨油吗？因此，驳船上排了排，要在艏后斜肚子外壳搞油漆，非得有手架不可。

三人来到台底，只见几个油漆工正急得团团转，眼瞪瞪地向上瞅着。驳船外帮上的斜肚子上，有一大片未漆，显得特别醒目。可问题就出在这斜肚子上——起重机吊着，人不好刷，人用绳拴在船舷上，又刷不到。

大家商量了半天都皱眉，何进仍坚持“外调”。

郑大江围着船台转了一转，突然眼一亮，身子一蹲，双手朝两肩一拍，朝一个胖乎乎的油漆工说：“小徐，我打底，上我的肩！”

小徐一看，拍着屁股高兴得大叫道：“对了，对了！人架、人架，哈，搭人架！”

人架搭起来了。郑大江的肩上站着小徐，小张的肩上站着小林。他们稳稳身，挥起长刷，油漆开了……。干着干着，小张提醒道：“喂，胖子，可得注意安全呀！你脚底稳吗？”

“稳哩！”小徐喜孜孜地说，“有咱郑书记打底，咱是稳如泰山哪！哈哈……”

百多斤的份量压在郑大江的肩上，他腰不弯，腿不晃，大气不喘，毫不觉得吃重。他听了小徐的话，舒心地笑了。突然，一种无形的重量压在他的心头：工业学大庆，普及大庆式企业，关键就在咱们头头的 身上啊！同时 又想：老何啊，你可不能想物不想人，忘却了革命人——这个推动历史前进的最宝贵的条件啊！

眨眼间，遇到的困难解决了。何进心想，照这样看，两天拿下“851”兴许是不成问题。可现在他却反常地捏起眉头来。他不安地想：唉——老郑啊，对你我可算是服了！你和同志们的这种“创造条件”，硬是一种 拚着命干 的方法呀！

三

经过两天的苦战，“油851”铁驳 按预定 计划抢修完毕，经过检验，质量完全符合标准。接下来的任务，就是打开闸门，将驳船下排。

夕阳沉下了大江。接着，天黑下来了，望不到边际的漆黑的江面上，星星点点的航标灯闪闪烁烁，时隐时现。由于日月运行的影响，长江下游历来有着规律性的潮汐现象。现在，象骏马一样奔腾不息的江流，仿佛倦了，要停下来作一次短暂的休息。于是，江水不淌了，静静地，静静地，动也不动。可是这种安静只有片刻，紧接着江水便开始波动，倒流。呵，涨潮了。潮头越跑越快，潮水越来越大，终于，最高的水位出现了。